

游 踪

又是一年苍山杜鹃红



□ 杨克旺 文 / 方慧敬 图

苍山杜鹃，是大理春天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刻在我心底的乡愁。从儿时上山摘花的天真烂漫，到如今守护青山的责任担当，岁岁花开，见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时序入春，苍山便迎来一年中最惊艳的时刻。残雪映山，杜鹃染层林，紫、粉、白、红次第绽放，将十九峰铺成一片无边花海。又是一年苍山杜鹃红，这抹从儿时便刻进心底的色彩，伴着故乡的变迁与生态的守护，年年如约，岁岁芬芳。

我生在苍山脚下，长在杜鹃花香里。儿时最盼清明前后，随长辈上山祭

祖上坟，那是一年与苍山最亲近的时光。山路蜿蜒，松风阵阵，转过几道弯，眼前便撞进一片烂漫花潮。红的似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紫的若云，深浅交织，层层叠叠，将峻岭装点得温柔而热烈。那时不懂草木珍稀，只觉得这好看、好闻，摘一把攥在手中，指尖都染着淡淡的清香。

大人们清理杂草、摆放祭品、焚香祈福，我们这些孩童便在花间追逐嬉闹。踮脚摘下最艳的一朵，别在衣襟，或编成小小的花环戴在头上。白杜鹃素净，紫杜鹃清雅，粉杜鹃娇嫩，红杜鹃热烈，随手一捧，便是苍山赠予的天然花束。有时摘得太多，衣袋满满，下山

时一路落英，仿佛把整个春天都揣回了家。长辈们偶尔叮嘱几句，却也由着我们孩童的欢喜。在他们眼里，这漫山繁花，是苍山对子孙最朴素的馈赠。

那时的苍山，是我们天然的乐园。春有杜鹃，夏有菌子，秋有野果，冬有积雪。我们不懂生态脆弱，不知物种珍贵，只认定苍山永远有开不尽的花、采不完的野趣。那些摘花的细碎时光，与祭祖的庄重、山间的清风、亲人的笑语交织在一起，成为童年最温暖的底色。杜鹃红，也成了故乡春天最鲜明的印记，无论走多远，一想起那片花海，心便落回苍山脚下。

年岁渐长，走过他乡山水，见过别处春色，却总觉得不及苍山杜鹃动人心魄。再回故乡，我欣喜地发现，苍山早已不是当年随意采摘的山野，而是被精心守护的自然瑰宝。当年漫山摘花的孩童，如今已成守护花海的一员；当年随意攀折的花枝，如今是被悉心呵护的高山精灵。苍山在变，又仿佛未曾改变；改变的是人们对待自然的姿态，不变的是杜鹃年年如约、热烈盛开的赤诚。

如今的苍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地质公园，更是大理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护管理条例》筑牢生态红线，禁止乱采滥折、毁林开荒，进山路口设有警示标识，护林员常年巡查值守，智能监控覆盖山林，让每一株野生杜鹃都得到妥帖守护。儿时随手可折的花枝，如今成为只可远观的风景；曾经漫山遍野的采摘，如今化作文明观赏、静静守护。

每年三至五月，苍山杜鹃随海拔梯

度次第开放，从山脚到雪线，汇成一望无际的花海。紫色杜鹃隐于云雾，淡雅朦胧；粉色杜鹃开在向阳坡地，温柔明媚；白色杜鹃冰清玉洁，与残雪相映；红色杜鹃热烈奔放，点燃整个山谷。数十种杜鹃各展风姿，多种色彩交织变幻，将十九峰装点成“天然杜鹃花园”，不负“大理市花”之名。

站在山腰远眺，花海与洱海碧波相望，与白族村落相映，与苍松翠柏相衬。云影流转，花浪起伏，清风过处，花香漫溢。游客沿步道缓步而行，举相机轻轻记录，不再攀折，不再惊扰，眼中满是珍惜与赞叹。护林员常说，这几年生态越来越好，杜鹃一年比一年繁盛，不少珍稀品种重现山林，百年杜鹃林枝繁叶茂，花开如云，成为苍山最壮美的景观。

从随意采摘到用心守护，从肆意索取到敬畏自然，苍山杜鹃的变迁，正是大理人生态观念的蜕变，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儿时摘花，是懵懂天真的欢喜；如今护花，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些年掐在指尖的杜鹃，早已开在心底；而苍山上的万千花枝，在一代代人的守护下，开得更持久、更绚烂，成为大理永不褪色的风光。

又是一年苍山杜鹃红，红得热烈，白得清雅，紫得深邃，粉得温柔。这片花海，藏着童年乡愁，载着故乡变迁，映照着生态之美。风从苍山来，携着杜鹃花香，拂过洱海，拂过古城，拂过每一个大理人的心头。

愿苍山常青，杜鹃常红，愿这份天赐之美，在守护中代代相传，永远装点风花雪月的大理，永远温暖每一颗归乡的心。

大理掌故

从败军之将到一方本主

□ 母锡鹏

将军洞是大理市香火最旺的本主庙，位于下关西边2000米的苍山斜阳峰麓，用于祭祀唐将李宓。

据史籍记载，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将鲜于仲通兵败南诏之后，唐王朝又派大将军李宓率7万大军进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派出自己的儿子凤伽异率部迎战唐兵于西洱河，唐兵全军覆没，李宓沉江而死。事后，阁罗凤不记旧怨，收拾唐兵尸骨，于西洱河南岸筑“万人冢”，并立“南诏德化碑”，希望和唐朝重新和好。

明朝时期，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大理交汇，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多元化的交融在当地的建筑、风俗和生活方式中得到了体现。下关上村的李姓白族在地方政府的允许下，尊奉李宓为本主，始建将军洞，在门楣上悬“唐李公之庙”匾，题书门联：“山鬼国殇，邓子龙题诗解怨；京观庙食，阁罗凤重义存恩。”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将军洞，斜阳峰麓，唐天宝甲午十三载，命将军李宓率十道兵南征至洱河尾，为阁罗凤所败，全军覆没，筑万人冢于河尾南岸，土人为李宓建祠，俗呼将军洞。”

据传，将军庙始建于明代，原来是“龙王庙”，规模较小。李宓后裔报请大理知府在这里建“唐李公之庙”，奉祀李宓，改称“将军庙”。现在所看到的将军庙为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修建，有门楼、过厅、正殿和南北侧院。正殿面

宽18米，中间塑李宓将军像，左、右塑的是侍从，再左、右分别塑的是伽蓝和达摩，接下来就是6位将军塑像。李宓被奉为“救济将军”（又称“水泉之神”），其原因是庙的南边有一股四季长流的泉水灌溉着农田和滋养着一方百姓，人们给他烧香，向他祭献牲礼，求他降福免灾，甚至求他升官发财和出入平安……最先供奉李宓的是他原先的部下，那些被南诏俘虏的唐朝战士已无法再回原籍，南诏也没有为难他们，而是放心大胆地让他们在西洱河畔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并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几百年以后的明代，人们便在当年李宓曾看到有紫气腾起的地方建成寺庙，供奉李宓为本主。

1982年，将军洞洞内开辟为风景名胜旅游区。1985年，大理市政府公布将军洞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将军洞四周广植林木花卉，清泉、瀑布终年不断，景色壮观，实为观光、旅游、野炊、休闲的理想之地。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为李宓本主庙会，白族群众进庙举行祭祀活动。庙会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香火袅袅，人山人海，异常热闹。

李宓从一个败军之将到一方本主，正是白族本土崇拜的必然结果。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民族分是非”，从李宓“以身殉国”的角度赞扬了他对朝廷的忠，从李宓“战败后拔剑自刎”理解了他的义，于是尊李宓为“忠义两全”的本主神，反映了大理人渴望和平、维护团结统一的心愿，也表明了大理人包容开放与重义存恩的博大胸怀。

生活笔记

核桃花开

□ 霍永安

核桃花开，是漾漾春天最踏实的信号。没有艳丽色彩，没有浓烈香气，一树树青绿花穗垂下来，漫过山坡，绕着村庄，把山野的春气铺得平实厚重。

漾漾多山，核桃树顺着山势生长，坡地、田边、村头巷尾随处可见。树干粗糙，树皮深褐，带着岁月的粗糙感。每年三月末，寒意刚退，枝头先冒出嫩芽，紧跟着长出花穗。雄花细长成串下垂，青绿中带浅褐，密密麻麻挂在枝间；雌花细小，顶在新梢顶端，不显眼，却关系着一年的收成。花开安静，不张扬，风一吹，花穗轻晃，细碎花粉落在叶上、地上，散在山间风里。

清晨的核桃林，空气清冽。露水沾在花穗上，分量沉，一碰就落。林间少人声，只有鸟雀在枝间跳跃，偶尔碰落一串花，落在草丛里。阳光慢慢爬上山坡，穿过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光影。花穗的青绿被光照得透亮，叶脉清晰，花粒紧实。站在坡上远望，一山核桃树连成绿浪，花穗垂挂，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与云雾相接。

村里人都懂核桃花。花开繁盛，秋天核桃就熟。老人常站在树下抬头看，望一眼满树花穗，心里便有了底。他们不说花好看，只说这树花穗，收成稳。孩子们在树下奔跑，伸手摘低处的花穗，攥在手里玩耍，指尖沾上清苦汁

液。妇女们提着竹篮，在树下捡掉落的花穗，选粗壮的鲜嫩的，留着做菜。花穗不娇贵，落地不易腐烂，经得起风吹日晒，是大自然给人的实在馈赠。

核桃花是餐桌上的春味。捡回的花穗先焯水，再用清水泡两三天，每天换水，去除涩味。泡好切段，清炒、凉拌、炖肉都合适。炒腊肉，咸香裹着花穗清鲜，口感脆韧；加蒜末辣椒凉拌，爽口解腻；炖土鸡，汤鲜醇，花穗吸足汤汁，绵软入味。味道不惊艳，却耐嚼，是当地人世代相传的家常滋味。花开时吃花，果熟时吃果，核桃树把四季滋养，都落在人的碗里。

核桃花谢得快，十来天光景，花穗落尽，枝头便长出嫩叶，要结出小小的青果。花落不必惋惜，新果萌生就是希望。核桃树不必与桃李争艳，不开无用的花，每一串花穗，都向着果实生长。它长在山野，融入烟火，承载着一方人的生计与梦想。

春水润山，树木生长。核桃花朴实无华，却实实在在。它不事张扬，默默生长，把寻常山野，养出年年的收成与希望。人也该如此，不慕虚浮，不追热闹，扎根土地，认真生活，靠自己的劳作，守住日子安稳。

一树花，一片林，养一方人。这不起眼的核桃，陪着家乡的山，伴着山里的人，一年又一年，把朴素的日子，过得扎实而有底气。

朝开暮落话扶桑

□ 姚静

有些花名，一听便令人难忘。喜欢扶桑，就仅仅是因为它叫“扶桑”——这两个音韵婉转的字，让我想起一个身段婀娜的女子。

“东极扶桑，西极若木”，传说扶桑是一棵供太阳栖息的神树，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传说给了扶桑灵性，它款款走进诗词中：“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九歌·东君》），“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李白《拟古·其九》），“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阮籍《咏怀》），“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刘义庆《世说》）……扶桑在古诗词泛黄的纸页上熠熠生辉。

扶桑长在古书里，它是一棵树。我见过的扶桑是一株花。

扶桑的花树高至两三米，枝杈葱茏，叶状如桑，四季着花，常用于绿化，植于庭院及街道边。遇见扶桑花，便成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它在院墙篱下，道旁路边妩媚盛开。每次遇见，我看它的目光总是带着浓浓的爱意。

扶桑，又名朱槿，品种甚多，花朵有

单瓣和重瓣之分。单瓣的花朵花瓣舒展，简洁大方；重瓣的花朵花瓣褶皱层叠，像一朵微缩的牡丹花。扶桑花的花色缤纷，有红、紫、粉、黄、白，还有杂色渐变的。每一朵扶桑花，都会开出令人心仪的样子。

学校的花圃里也种着两株扶桑，一株红色，一株黄色。花枝葱茏，未经修剪，自然生长成蓬状。两株扶桑都繁花不断，从春天一直开到深冬。扶桑络绎不绝的花期，让人搞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开的花。印象中，它们总是缀满了花蕾。即便地上落了无数残红，翠枝绿叶间一个接一个的花骨朵，又争先恐后地饱胀欲放，感觉那花开得永无穷尽之时。其实扶桑花的花期很短，它是一朵朝开暮落的花。每朵扶桑花开放的时间不过一两天，朝承雨露，暮坠晚风。一生不过朝暮，让人感慨又心疼。一朵扶桑花让我们看到时间流动的轨迹，如此迅疾，触发我们警醒，从而珍惜每一个早晨和黄昏——它们都是不再重来的时光。人们之所以看到扶桑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是因为满树花朵这朵谢了那朵开，它们接力赛似的前赴后继盛开

着。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中写扶桑：“朝开暮落，落已复开”。虽朝开暮落，却是日日有新生。

学校花圃里的两株扶桑都是单瓣的。五个花瓣围着花蕊呈漏斗状，红的娇艳欲滴，黄的明媚夺目。花朵硕大，柔美的花瓣精巧地向外翻卷。花蕊呈柱状，顶着金黄的花药，长长地从花冠中探出来。它们安静地长在花圃里，每一朵都是那么美丽，像一个端庄大方、仪态秀美的女子，在从容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校园里老师和学生来来往往，他们每天都要从这两株扶桑花旁走过，或匆匆一瞥，或淡漠而过，极少看见有人驻足欣赏。我想，是因为扶桑花满树的花蕾常开不败，大家对它习以为常，渐渐视若无睹了。梅花在无花的隆冬开放，自然引人注目，寻芳者便不畏严寒；昙花只在半夜惊艳，仰慕者愿挑灯守候，只嫌夜短。而扶桑花长久地开在那里，凋落一地残红，也换不到一声惋惜。看，不是还有满满一树的花吗？世间总是以少为贵，以稀为贵的。可惜扶桑花不长耳朵，它们依然盛开如故，噤声吧吧校园的一角开得如织锦。



随手拍



拍摄时间：三月二十六日 拍摄地点：巍山县南诏镇桑杨村 作者：顾正林

三月梨花映人归

□ 宇廷尧

环洱海骑行的念头早在一年前刚到大理时就有了，苍洱百里风光半壁尽在洱海，中途也曾去骑行过几次，沿着海东线或沿西生态廊道骑行，行程都是浅尝辄止，毕竟近120公里的行程不是业余玩家稍做努力一下就能完成的。但不完整地骑行一次，又怎能对得起这满湖潋滟春色？毕竟环洱海骑行，是来大理旅行打开风景最酷的方式。

无需做过多的准备，简单拾掇一下自行车，带上水，即可出发。清晨，出了下关城进南诏溪，是海西线洱海生态廊道的起点，游客已和阳光一起到达。骑着低速的山地车，沿着廊道缓慢骑行，一路观山看海，享受三月里苍洱之间迥迥的春日盛宴。

海西的行程，朝阳是绝佳的画师。虽然没赶上日出的景色，但一路行来，晨光用最艳丽的色彩涂抹着山河。南诏溪的河岸，垂柳吐出嫩叶在阳光下泛着点点新绿；崇邑村的T型栈道上，追逐日出的青年男女正用镜头记录着日常；小宁邑的油菜花顺着光影移动的方向漫开金黄；喜洲的田园里，农田和村庄在朝阳里交相辉映。春色顺着生态廊道一直往前铺开，踏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洱海边那些形态各异的树，成了拍照的绝佳道具。龙龕古渡和S湾前挤满了人，我不想去凑这份热闹，春色明媚，环海之行一路北上都是一片春日丽景，在骑行中独自体验自有一番乐趣。

过了喜洲，廊道上行人渐渐稀少，偶

尔能遇到几位环海的骑手越我而去，村庄和农田占据了视野。田畴划分出整齐的分界线，各种蔬菜相互区分着颜色，突然出现在田埂上的菜农又让整幅画面不显单调。和生态廊道南段的热闹不同，此时眼前的画面更多了些乡村春日的静和雅。

过土关，已是午后，在镇上解决午饭，沿着河尾村内河堤一路南下。河尾村的房屋沿着河堤次第向下延伸，一直嵌入到环湖公路边的农田里。

行程过半，身着的场域切换到了洱海东岸，这方景色也同样被赢得沉醉。公路依山傍湖而建，一侧是壁立的山崖，山林从沉睡一冬的黛色里透出翠绿；一侧是碧波万顷的洱海，凉爽的春风迎面轻拂，送来对岸苍苍黛黛白头的景色。

我的速度依旧缓慢，海东线是看日落的绝佳场地。从双廊过来，沿路形式各样的咖啡店、咖啡车都提供着观赏日落的场景，也不用特地挑去挑选哪一家，沿途无论哪个位置都能见到日落景色，对于骑行者，这是绝对的便宜，走到哪一个位置都不会错过日落的景色。我没有过多停留，沿途的景色已足以慰藉这次120公里的行程，不必专门去等待日落。

行至理想邦附近，夕阳渐斜，暮色在洱海里激起金辉，晚霞烧红苍山顶上的白雪，日落终究是来了，这种不刻意的遇见，远要比专门等待的日落，更有几分惬意和安宁。趁着暮色回城，风已经从西洱河峡谷卷起，不过现在比起前几个月，好像少了几分凛冽，多了几分柔和。

环洱海骑行